

## 中原大戰後期宋哲元動向之探討 ——兼論入晉西北軍之整編

何智霖

### 摘要

中原大戰勝負底定之際，殘餘的西北軍，分成兩股，一股由鄭州北渡黃河，退往豫北，另一股由洛陽往西撤退；目的地都是陝甘根據地。中央深恐重蹈1929年西北軍退回陝甘再次稱兵之覆轍，採用剿撫兼施策略，一方面派大軍追擊，另一方面則用各種方式招降。當宋哲元退至潼關時，後路已被截斷，西退陝甘根據地已不可能，又不願接受中央招降，只得倉促率部退入晉南，展開他客居晉南的艱辛歲月。

其實宋哲元並非無意求和，他提出的條件是中央先停止軍事行動，並派西北軍正式代表接洽；中央則要他先通電服從中央，並派個人代表商洽善後辦法。對宋哲元而言，中央的條件無異是要他簽「城下之盟」，因此他只有選擇相應不理一途。

宋哲元退入山西後，有鑒於內戰之慘烈，此時他以「本軍之槍口誓不向內」明志，也就是說，此後他將揚棄為人做內戰的工具，改走對抗帝國主義侵略之路線。經由幾位得力智囊的積極奔走，宋哲元親赴天津接洽改編，以及張自忠關鍵時刻的擁護，終獲中央任命為陸軍第三軍軍長。稍後，中央整編全國陸軍，將陸軍第三軍改為陸軍第二十九軍。

入晉西北軍初步整編為兩軍十二師，宋哲元獲任軍長後，奉命將其縮編為一軍兩師四旅制。由於人數眾多，員額有限，宋哲元參考各部實力與資歷，縮編成一軍兩師六旅制，明顯的編制與中央之規定不符，誠

如宋哲元所說，其目的在「延統系而維團體」。也就是因為宋哲元這段時間的「苦心毅力」，二十九軍才得以在 1933 年進入察哈爾後迅速擴編，並於抵禦外侮上綻放光芒，留名青史。

關鍵詞：宋哲元、西北軍、二十九軍、馮玉祥、張自忠

# Sung Zhe-yuan's Military Direction after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1930—with Reference to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west Army in Shanxi

Chi-Lin He<sup>\*</sup>

## Abstract

By the end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e remaining Northwest Army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crossed the Yellow River by Zhengzhou and arrived at Honan, and the other went via Loyang to Shaanxi and Gansu. In order not to commit the same error of leading the army to fight in the two provinces in 1929,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chasing the bandits and pacifying them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one h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kept on chasing and hunting the bandit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also tried many measures to call for their surrender. When Sung Zhe-yuan retreated to Tungkwaun, there was no way to turn back and it was impossible to stay at the military bases at Shaanxi and Gansu. As he would not surrender, he had no choice but to retreat to southern Shanxi and stayed there for some time.

As a matter of fact, Sung did not seriously intend to resi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all for reconciliation. He reques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first stop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then to se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Northwest Army for negotiation. Bu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sisted that he must send a telegram to express the goodwill first and then send representatives for negotiation later. To Su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ommand appeared to be "a treaty of alliance under the city wall," an act that gave him big disgrace. Therefore, he could not but choose to ignore it.

---

<sup>\*</sup> Director, 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Academia Historica

After having witnessed the disastrous results of the civil war, Sung declared that he would not open fire to “his fellow countrymen.” That is, he would not serve as a “tool” to kill his own people. Sung chose to fight against the invasions of foreign imperial states. With the help of a good think-tank, Sung went to Tientsin in person to discuss re-organization. And with the timely support and help from Chang Zi-zhung, Sung was finally appoin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Third Division of the Northeast Defense Army. Shortly afterward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tarted to reorganize the national army and the Third Army at the Northeast of China was renamed as 29<sup>th</sup> Army.

The Northwest army at Shaanxi was initially reorganized and divided into two armies with 12 divisions, but after Sung took commandership and after a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its size and resources, it was organized into just one army with two divisions and four brigades. This decision was in disagreement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rinciples. But as Sung claimed, it aimed at “maintaining the system and uniting the military body.” It was due to his act of “taking great pains and keeping perseverance” that the 29<sup>th</sup> Army was able to enter Chahar (now part of Inner Mongolia) in 1933 and succeeded in protecting the nation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s with glory and brilliance .

**Keywords: Sung Zhe-yuan, the Northwest Army, the 29th Army, Feng Yu-xiang, Chang Zi-zhung**

# 中原大戰後期宋哲元動向之探討 ——兼論入晉西北軍之整編\*

何智霖\*\*

## 壹、前言

1930 年 10 月，中原大戰勝負底定之際，殘餘的西北軍，<sup>1</sup> 分成兩股，一股由鄭州北渡黃河，退往豫北，稍後由孫連仲出面投效中央，部分不願歸順者，則經由太行山南端各關口，退入山西南部（晉南）；另一股由洛陽以西，分別渡過黃河，也退入晉南。入晉西北軍稍後經過兩階段整編，由宋哲元出任新軍統帥，此即聞名中外的陸軍第二十九軍（以下簡稱「二十九軍」）。

有關宋哲元與二十九軍的研究論著及相關當事人的回憶，已有相當數量。不過這些文章多著重於 1933 年以後，宋哲元與二十九軍在華北抵抗日本的侵略，<sup>2</sup> 對於 1930-1931 年間宋哲元之動向與入晉西北軍之整編則較少著墨，且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及軍事史專家于翔麟先生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0 年 4 月 12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 年 5 月 13 日。

\*\* 國史館修纂處處長

<sup>1</sup> 西北軍係一般人對馮玉祥所統率軍隊的總稱，它從北洋政府中央第十六混成旅發展而來，後擴充為中央陸軍第十一師，原屬直系，第二次直奉戰爭時，馮陣前倒戈，發動北京政變，所部改稱中華民國國民軍（第一軍）。段祺瑞臨時執政政府成立後，任馮為「西北邊防督辦」，此後長期以西北為根據地，因而被稱為西北軍。五原誓師時，稱國民聯軍。北伐中期以後，稱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轄九個方面軍，二十七個軍，五十八個師，總兵力約在 40 萬人左右。

<sup>2</sup> 因數量繁多，僅列舉部分如下：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62 年 9 月）；陳世松主編，《宋哲元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 年 12 月）；陳世松等，《宋哲元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 7 月）；呂偉俊等，《宋哲元》（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 年 5 月）；孫湘德、宋景憲主編，《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4 年 7 月）；蕭振瀛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著，〈蕭振瀛回憶錄〉，收入《蕭振瀛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世界書局，民國 79 年 9 月）；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55 年 8 月）；秦德純，《秦德純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

回憶文章難免因事後追憶而有所失真。<sup>3</sup> 筆者查閱國史館典藏《閻錫山檔案》<sup>4</sup>（以下簡稱《閻檔》），發現《閻檔—各方往來電文》中，蒐錄〈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13 卷，1,202 件，時間起自 1930 年 10 月，止於 1931 年 10 月。恰好對中原大戰後期宋哲元之動向與入晉西北軍之整編，提供相當寶貴的原始檔案，使得以往缺乏原始史料佐證的此一專題，得以重新檢驗和釐清。

以往對宋哲元與入晉西北軍之整編，都是從相關當事人的回憶或報章雜誌來加以分析。以致於對中原大戰後期何以宋哲元不願接受中央招降？西北軍慘敗後，宋哲元如何向老長官馮玉祥交心，又如何向中央接洽改編？入晉西北軍之兩階段改編內容為何？宋哲元如何出任新軍統帥？諸如此類的問題，不是眾說紛紜，即是隱而不彰。本文擬以《閻檔—各方往來電文》中的〈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馮（玉祥）方往來電文錄存〉，以及《閻檔—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中的〈孫良誠部往來電文〉、〈孫連仲部往來電文〉、〈張學良部往來電文〉<sup>5</sup>、〈劉郁芬部往來電文〉為主，輔以《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中正檔》）、《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張學良與中原大戰》（以下簡稱《張學良檔案》），對中原大戰後期宋哲元之動向與入晉西北軍之整

---

國 56 年 1 月）。

<sup>3</sup> 如宋哲元口述，楊兆庚記錄，〈西北軍志略〉，《西北軍紀實》（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78 年 7 月），對宋哲元從洛陽撤退至潼關的時間，完全與史實不符，詳見本文註 24 之考證；劉振三，〈細說張自忠將軍的一生〉，《傳記文學》，第 31 卷第 3 期（民國 66 年 9 月），對張學良召見宋哲元與張自忠之先後次序有誤，詳見本文頁 18「宋哲元接洽改編與出任軍長」；張文穆，〈駐晉國民軍改編經過〉，收入趙政民主編，《中原大戰內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4 月），謂劉汝明部起初不願接受改編，後來才改編成暫編第二師，明顯與史實不符，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再度整編」。

<sup>4</sup> 《閻錫山檔案》就其內容言，可分為要電錄存、各方往來電文、日記及其他等四大類。要電錄存係閻錫山來臺後，就其在大陸時期與各方政治人物或部屬幕僚人員的往來文電，選擇重要部分，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編輯而成。各方往來電文，包括各方往來電文原案、各方往來電文錄存、馮（玉祥）方往來電文錄存、蔣（中正）方往來電文錄存、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石友三部往來電文錄存、四川各部往來電文錄存、雜派往來電文錄存等八種；主要是閻錫山與當時各派系、軍人或政治人物間的往來文電，以及由山西電務處所截錄各派系、軍人或政治人物間的往來文電，此類文電對北伐後中國的相關議題，提供極為寶貴的一手史料。因此各方往來電文可說是《閻檔》中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史料價值最高者。

<sup>5</sup> 《閻檔》〈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對東北軍往來電文，於民國 19 年 12 月以前稱〈奉方往來電文〉，20 年 1 月以後則稱〈張學良部往來電文〉。

編加以分析和探討，以略補過去研究之不足。

## 貳、中原大戰後期宋哲元之動向

### 一、宋哲元早期經歷與中原大戰

宋哲元，字明軒，山東樂陵人。1906 年赴北京考入武衛右軍隨營武備學堂，受訓 5 年，畢業後在馮玉祥部任哨長、連長、營長等職。1917 年擔任營長時，參與討伐張勳復辟，首先攻入北京，從此嶄露頭角。1921 年馮玉祥部護送新任陝督閻相文入陝討陳樹藩，灞橋一戰，以首功升任第四十三團團長。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戰爭，鄭州之役，再建奇功，晉升為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長，時馮玉祥所部轄五旅，旅長分別為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宋哲元、劉郁芬，個個驍勇善戰，時人稱之為「五虎將」。<sup>6</sup>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陣前倒戈，發動北京政變，同時並與胡景翼、孫岳聯盟，合組國民軍。1926 年國民軍受張作霖、吳佩孚攻擊，馮玉祥遠赴蘇俄，宋哲元率部退駐綏遠。8 月馮自俄歸，宋迎至五原。9 月 17 日，誓師入陝。北伐軍興，宋哲元以第二集團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率部剿平陝西三原、涇陽、富平諸縣散匪，因而出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翌年，再接再厲，先後剿平陝南、陝北數股匪徒，陝西十餘年來之匪亂，至此廓然肅清，北伐軍事得解後顧之憂。<sup>7</sup>

1929 年，因編遣會議引發各地方實力派反抗，先是 3 月桂系稱兵，5 月西北軍繼起，旋因韓復榘、石友三歸順中央，馮玉祥通電下野，避居山西，並委

---

<sup>6</sup> 按西北軍人才輩出，先後有前五虎、中五虎、後五虎之說。張家昀，《模範軍閥：馮玉祥》（臺北：萬象圖書公司，1996 年 7 月），頁 191-210。前五虎即上述五位，中五虎為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韓復榘、石友三；後五虎為張自忠、馮治安、趙登禹、吉鴻昌、鄭大章等。另有一說為五虎上將及十三太保，前者即上述之前五虎，後者則包括中五虎及佟麟閣、過之綱、聞承烈、張維璽、韓多峰、程希賢、葛金章、趙席聘等人。

<sup>7</sup> 譚世麟，〈宋哲元將軍生平事略〉，《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上冊，頁 55-57。

宋哲元代理軍務。向來對馮忠誠不貳的宋哲元，「值茲憂患，義不忍諉卸，乃慨然代行總司令職權」，<sup>8</sup> 於是宋哲元便成為西北軍臨時領袖。10 月，馮玉祥透過閻錫山，指示宋哲元再度起兵，終因軍事不利，退回陝甘根據地。

中原大戰前夕，馮玉祥於 1930 年 3 月 9 日由山西返抵潼關，第二天即召開軍事會議，宣布其聯合閻錫山對中央用兵的理由和決心。會上，高級將領多認為屢吃閻錫山的虧，應該首先攻閻，以鞏固西北根據地。宋哲元並認為，新敗之餘，元氣大傷，應休整一個時期。但馮決心聯閻，眾將領只得服從。17 日馮下總動員令。5 月中旬，大規模的戰爭正式展開，雙方分別動員 60 萬以上的軍隊，在津浦、隴海沿線激戰。馮玉祥將其全部精銳部隊投入隴海線主戰場，以鹿鍾麟為前敵總司令，統一指揮。宋哲元任第四路總指揮，轉戰於鄭州、許昌之線。戰況慘烈，可謂空前。整個戰局的轉折點是 8 月 15 日中央軍克復濟南，津浦線晉軍退往黃河北岸。此後津浦線中央軍，分別調往隴海線和平漢線。受此影響，西北軍在隴海線右翼及平漢線兩側，也開始動搖。最明顯的就是，9 月 6 日中央軍由豫南發動攻擊，先後擊潰劉桂堂、任應岐、鄭大章、王振等部，逼近登封、洛陽。

9 月 18 日，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通電籲請各方即日罷兵，靜候中央處置，並派軍入關，整個戰局對西北軍更是雪上加霜。首先是隴海線晉軍向黃河以北撤退，接著是龐炳勳、孫殿英、劉春榮等部紛紛自由行動，隨同晉軍撤到黃河以北；<sup>9</sup> 石友三也通電表示擁護張學良的主張，並率部由魯西開往豫北。<sup>10</sup> 更嚴重的是，28 日以後，馮玉祥的嫡系部隊——第二路孫良誠指揮的吉鴻昌和梁冠英兩部，在河南中牟、滎陽先後投靠中央。此舉導致平漢線上張

<sup>8</sup> 郭貴瑄等，〈宋哲元將軍事略〉，《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下冊，頁 1224。

<sup>9</sup> 龐炳勳原為國民三軍孫岳之副官長，北伐時歸馮玉祥，中原大戰時任第二方面軍第三路總指揮，戰局逆轉後，自動率部至晉南。孫殿英原為豫西土匪出身，先後投靠過憨玉琨鎮嵩軍、葉荃國民三軍、張宗昌直魯聯軍，北伐時隨徐源泉投靠中央，中原大戰前夕又投靠閻錫山，戰局逆轉後，自動率部至晉南。劉春榮原為胡景翼國民二軍第十六師副師長，中原大戰時隸屬閻錫山晉軍，後因石友三再投中央，隴海線閻馮聯軍被迫後撤，劉遂退到河南輝縣。

<sup>10</sup> 劉驥，〈蔣馮閻關係和中原大戰〉，收入趙政民主編，《中原大戰內幕》，頁 28。石友三與韓復榘於民國 18 年 5 月投靠中央，12 月石於浦口舉兵反抗中央，中原大戰前夕再歸閻、馮，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後，石友三又通電表示支持張學良的主張，並率部由魯西開往豫北，西北軍隴海線陣地遂致不可收拾。



維璽指揮的第一路，在鄭州以南的新鄭一帶全數被中央軍重重包圍。10月3日，隴海線中央軍收復開封，鄭州外圍的中央軍愈逼愈近，城內已能隱約聽到砲聲。4日，閻錫山、汪兆銘秘密到鄭州與馮會晤，在共同商定聯合發表停戰通電後，閻、汪於當晚離鄭北返，馮亦於次日率司令部人員及衛隊旅北撤，6日抵達黃河北岸的新鄉，同一天中央軍第十一師陳誠部首先攻入鄭州。<sup>11</sup> 鄭州地處中原樞紐，加以平漢鐵路與隴海鐵路在此交會，向為兵家必爭之地。西北軍失守鄭州，意味著中原大戰已大勢底定。8日，在新鄭被圍的第一路軍張維璽部五萬餘人，全部繳械。

至此，參與中原大戰的西北軍五路大軍，第一路張維璽部已被繳械，第二路孫良誠部部分投靠中央，部分退駐豫北，第三路龐炳勳部早已自動退駐豫北，只剩第四路宋哲元部田春芳、葛雲龍兩師以及劉汝明部正由洛陽西撤，第五路孫連仲部高樹勛、李松崑、董振堂三師跟隨馮玉祥撤退至豫北。換言之，馮玉祥苦心經營的西北軍，此時已面臨成軍20年來最嚴峻的考驗。

## 二、退守陝甘？客居山西？

前述9月6日中央軍發動豫南攻勢，逼近登封、洛陽，有截斷西北軍退路之虞時，馮玉祥鑒於戰局發生重大變化，遂將宋哲元部田春芳、葛雲龍兩師撤退到洛陽附近，以保持通往陝甘根據地的歸路。此時宋哲元曾派參謀長張維藩赴鄭州向馮玉祥提議，乘晉軍尚未退回晉南，先派兵占領此一富庶區域，使晉陝連成一片，如此可在西北造成一個局面。<sup>12</sup> 就西北軍擬退守的陝甘根據地而言，唯一較富庶的渭河平原因連年兵燹，已殘破不堪；而晉南則在閻錫山保境安民政策下，維持原有的富庶局面。不過馮玉祥對這項建議卻未置可否。9月27日，楊虎城部占領洛陽南方的龍門，鄭州附近的西北軍主力往西撤退路線已被截斷。10月6日鄭州失守後，殘餘的西北軍在中央軍追擊下，一股由鄭州北渡黃河，退往豫北，洛陽附近的另一股則往西撤退；目的地都是陝甘根據地。

<sup>11</sup>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民國94年6月），頁116。

<sup>12</sup> 劉驥，〈蔣馮閻關係和中原大戰〉，《中原大戰內幕》，頁24。

先就退往豫北的西北軍言：在中央堅持馮玉祥必須下野的情況下，10 月 8 日馮玉祥將所部交鹿鍾麟指揮。15 日，鹿鍾麟與劉郁芬、宋哲元、孫連仲等十將領自焦作通電退兵息戰，靜候公平措置。<sup>13</sup> 鹿鍾麟並派西北軍代表李炘、冉寅谷分赴鄭州、南京接洽停戰事宜，另一方面則委託與西北軍有關係的張之江、李鳴鐘、馬福祥<sup>14</sup> 向中央接洽，條件是：（一）馮玉祥下野外遊，希能予以便利；（二）軍隊由鹿負責改編為十個師，以豫西及陝甘兩省為駐防區域；（三）撥給編遣費 300 萬元。<sup>15</sup> 但是中央不同意西北軍由鹿鍾麟繼續負責，且不得要求以陝甘寧為其地盤，不得再有西北軍團體，只有擁護中央一途；<sup>16</sup> 此一「三不一有」的條件，實際上就是中央處理西北軍的善後方針。中央的最高指導原則是將西北軍化整為零，在這個原則下，馮玉祥、鹿鍾麟兩人必須下野，以個人名義歸順中央，再調往各地駐防，以打破其長期割據西北的局面。<sup>17</sup> 稍後鹿鍾麟接獲派赴鄭州、南京的代表備受冷落之消息，心灰意冷之餘，遂於 23 日通電下野，所有軍隊均交孫連仲指揮。<sup>18</sup> 此時總計六個師<sup>19</sup> 的生存問題完全落在孫連仲身上，孫面對數以萬計患難相從、轉戰多年的袍澤，雖然馮玉祥要

<sup>13</sup> 「焦作鹿鍾麟劉郁芬宋哲元刪日通電」（民國 19 年 10 月 15 日），〈各方往來電文—馮方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7M。劉郁芬為西北軍前五虎之一，北伐時任第二集團軍第七方面軍總指揮，並兼甘肅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戰時任西北軍後方軍總指揮，代理陝西省政府主席。

<sup>14</sup> 張之江為西北軍前五虎之一，第二次直奉戰爭後，隨馮玉祥聲勢增漲，張也水漲船高，成為西北軍第二號人物。1926 年西北軍受張作霖、吳佩孚攻擊，馮玉祥遠赴蘇俄，張出任西北邊防督辦。8 月馮自俄歸，奪其兵權。北伐時代表馮至南京出席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順勢轉往中央發展。李鳴鐘亦為西北軍前五虎之一，係僅次於張之江之西北軍元老，北伐後在北平隱居養病。馬福祥則係西北馬家軍出身。三人均於 19 年 10 月上旬接受中央邀請到河南參與接洽西北軍收編事宜。

<sup>15</sup> 劉驥，〈蔣馮閭關係和中原大戰〉，《中原大戰內幕》，頁 29。

<sup>16</sup> 「南京李漢輝致孫連仲皓電」（民國 19 年 10 月 19 日），〈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29M。

<sup>17</sup> 周琇環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9》（臺北：國史館，2004 年 12 月），頁 78-79，民國 19 年 10 月 23 日條；《東方雜誌》，第 27 卷第 24 號（民國 19 年 12 月 25 日），頁 123，蔣伯誠在上海談中央對西北軍將領之態度。

<sup>18</sup> 「焦作鹿鍾麟漾日通電」（民國 19 年 10 月 23 日），〈各方往來電文—馮方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7M。

<sup>19</sup> 六個師係指孫連仲原有的高樹勛、李松崑、董振堂三師，加上騎兵第一、二師，及孫連仲將馮玉祥衛隊旅和其他部隊合編的一個師。

他率部繞道晉南退入陝甘，但在薪餉給養全無著落的情形下，不得已透過韓復榘投效中央。<sup>20</sup> 部分不願歸順中央者，則經由太行山南端各關口，退入晉南，如孫良誠、張自忠<sup>21</sup> 等。

再就由洛陽西退之西北軍言：中央鑒於 1929 年西北軍退回陝甘根據地，使得它們有再次稱兵之本錢，此時爲了不讓宋哲元殘部西退，採用剿撫兼施策略，一方面派大軍追擊，另一方面則用各種方式招降（見下節）。此時負責洛陽城防者爲宋哲元所屬之田春芳、葛雲龍兩師及呂秀文軍長之一部，雖然馮玉祥曾電令劉汝明部支援，惟途中多阻，好不容易到達洛陽東方的偃師，無線電臺卻在此緊要關頭故障，無法對外聯絡。<sup>22</sup> 宋哲元以援軍音訊全無，內部葛雲龍師又突然通電投效中央，<sup>23</sup> 外部則是中央加派徐源泉、王金鈺等師援助楊虎城攻洛，在內外均趨不利之情況下，以「孤軍守洛，糧盡援絕，實非長久善策」，遂決定於 10 月 9 日棄守洛陽。<sup>24</sup> 11 日抵達陝州。12 日宋哲元有感於西北軍慘敗後，部分將領紛紛投效中央，<sup>25</sup> 因於晚間戌時（19-21 時）電馮玉祥，表示擁護到底，絕不變節：

<sup>20</sup> 有關孫連仲投效中央之經過，請參何智霖，〈1930 年孫連仲投效中央史事新探〉一文，收入《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1 期（2007 年 3 月），頁 83-104。

<sup>21</sup> 《蔣檔》籌筆、事略稿本等各項文件，均作張自忠於 19 年 10 月初歸順中央，究其實應係張自忠師王修身旅所為，張自忠則率張春第、佟澤光兩旅先退豫北，再退入晉南。

<sup>22</sup>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頁 108。

<sup>23</sup> 10 月 7 日晨宋哲元派葛雲龍往洛陽東方游擊，葛卻在稍後通電投效中央。有關葛雲龍之投效中央，陳森甫，《細說西北軍》（臺北：德華出版社，民國 66 年 11 月），頁 483 謂係陳琢如遊說之結果；劉驥，〈蔣馮閻關係和中原大戰〉，《中原大戰內幕》，頁 24 則謂係接受徐源泉的勸降條件。以中央多管齊下的勸降方式，這兩種方式均不無可能。

<sup>24</sup> 宋哲元口述，楊兆庚記錄，〈西北軍志略〉，《西北軍紀實》，頁 61。有關宋哲元從洛陽撤退的時間，〈西北軍志略〉記載係 9 月 27 日，按 10 月 6 日位於洛陽東方之鄭州失守，鄭州附近之西北軍主力始向豫北撤退，那有前方部隊尚未撤退後方先退之理，證諸《閻檔》，〈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陝州宋哲元致新鄉一帶馮總部轉段雨村（其澍）蕭仙閣（振瀛）真戌電」（民國 19 年 10 月 11 日）謂：「元率各部於佳（9 日）午由洛陽整軍西撤，已於本日完全到達陝州。」可見 9 月 27 日自洛陽西撤之說法，應係宋哲元回憶之誤。可惜兩岸學者不察，均照引 9 月 27 日，以致於宋哲元轉戰洛陽潼關間之時間，完全與史實不符。

<sup>25</sup> 此時計有吉鴻昌、梁冠英、張印湘、葛雲龍、王修身等先後投效中央。

時局變化而救國主義不能變化，只要堅持，總可達到。哲元無論對於何方，決不表示意見，惟總座命令是聽。雖餘一兵一卒，亦奮鬥到底，除盡力整頓軍隊外，請勿念。<sup>26</sup>

沒想到就在電文發出後不久，竟收到馮玉祥文（12 日）午時（9-11 時）電稱：「聞吾弟處亦有不穩之說」，<sup>27</sup> 逼得宋哲元不得不立刻於亥時（21-23 時）再電馮玉祥謂：

頃奉文午電，訓勉有加。職追隨總座多年，不知其他。此次局變，雖有少數不明大義者，究屬無甚關係。祈鈞座寬心為禱。<sup>28</sup>

與此同時，蔣中正獲悉宋哲元已退至陝州，遂於 10 月 14 日改變兩路追擊西北軍之計畫，「決令各軍先收秦隴，而中止渡河」。<sup>29</sup> 同日，蔣並電鄭州行營主任何應欽<sup>30</sup> 指示進攻陝州、潼關之兵力部署：以第七軍楊虎城部主力，由盧氏、雒南進攻潼關側背；以第十五軍劉茂恩、第二師顧祝同、第三師陳繼承等部向陝州、潼關正面進攻。<sup>31</sup> 16 日，宋哲元退至潼關，原擬「固守潼關，以保陝甘」，<sup>32</sup> 卻因負責籌款徵糧的陝西省主席劉郁芬毫無辦法，孫連仲部又於 17 日透過韓復榘投效中央，劉汝明、魏鳳樓、韓多峰等部雖於 17、18 兩日由晉南垣曲渡河入晉，繞道來潼尚須時日。對宋哲元而言，此時如欲固守潼關，則兵士疲乏，糧彈兩缺，外無援兵之望，內有坐困之虞；<sup>33</sup> 加上潼關正面及側背

<sup>26</sup> 「陝州宋哲元致馮玉祥文戌電」（民國 19 年 10 月 12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閤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27</sup> 馮玉祥文午電《閤檔》沒有收錄，此處轉引自陳世松等，《宋哲元傳》，頁 91。

<sup>28</sup> 「陝州宋哲元致馮玉祥文亥電」（民國 19 年 10 月 12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閤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29</sup> 周琇環編註，《事略稿本 9》，頁 53，民國 19 年 10 月 14 日條。

<sup>30</sup> 10 月 8 日被圍於新鄭之西北軍繳械後，鄭州附近已無西北軍主力，9 日討逆軍總司令蔣中正任命何應欽為鄭州行營主任，代行總司令職權。

<sup>31</sup> 「蔣中正電何應欽指示進攻陝州潼關之軍力部署」（民國 19 年 10 月 14 日），〈統一時期（五十二）〉，籌筆—統一時期，《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52045。又「第三師陳繼承」宋哲元口述之〈西北軍志略〉誤作陳誠，按陳誠於攻入鄭州後，即奉派赴日觀操，並未參與豫西戰鬥。

<sup>32</sup> 「潼關宋哲元致太原馮玉祥篠西電」（民國 19 年 10 月 17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閤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33</sup> 宋哲元口述、楊兆庚記錄，〈西北軍志略〉，《西北軍紀實》，頁 62。

中央所屬部隊日趨迫近，不得已於 24 日撤離潼關。<sup>34</sup> 連夜從三河口強渡渭河，轉進至朝邑、韓城集結。就在饑寒交迫、窮途末路的時候，宋哲元幾度電請閻錫山派船接運，卻毫無回音；原因是山西當局有人主張阻其入境，時任第三方面軍（晉軍）總司令的徐永昌則力主：「我們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戰，現在理應收容人家，俾其共存。」<sup>35</sup> 宋哲元才勉強率少數護衛部隊，利用艱難覓得的三隻小船，由大慶關倉促渡過黃河，退入晉南。<sup>36</sup> 稍後，所部也陸續由韓城渡河到達山西。

總之，宋哲元從洛陽撤退時，原欲師法 1929 年故技退回陝甘根據地；不過中央卻是有備而來，派遣兩路大軍，分別從正面及側背包夾，當宋哲元退至潼關時，後路已被截斷，西退陝甘已不可能，又不願接受中央招降，只得倉促率部退入晉南，展開他以「客軍」<sup>37</sup> 身分，寄居晉南的艱辛歲月。

### 三、歸順中央？相應不理？

就現存史料來觀察，中央招降宋哲元的管道，可說是多管齊下。宋哲元口述之〈西北軍志略〉謂，宋在洛陽時「蔣中正迭來函電，許宋總指揮種種名義權利，均置諸不理。」<sup>38</sup> 至陝州，蔣又派飛機送信，許以高尚位置，勸勿西去，亦未答覆。」<sup>38</sup>《閻檔》中則收錄三封未曾披露的陳琢如致宋哲元勸降電文。

陳琢如 1929 年曾任宋哲元第四路軍參謀長，中原大戰時任獨立第一軍劉驥的副軍長，柳河一役，被顧祝同俘獲。由於宋哲元是陳琢如的老長官，加上

<sup>34</sup> 陳訓正編，《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臺北：出版者不詳，民國 41 年），第二輯二辛，頁 1208。

<sup>35</sup> 徐永昌著，沈雲龍、趙正楷校註，《徐永昌將軍求己齋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8 年 8 月），頁 216。

<sup>36</sup> 宋哲元口述，楊兆庚記錄，〈西北軍志略〉，《西北軍紀實》，頁 62。至於宋哲元退入山西的確切日期：宋於 25 日晨抵朝邑，「閱三日閻無復電而追兵大至」，以及《閻檔》〈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10 月 29 日劉汝明電馮玉祥云：「宋總指揮所部連日已由大慶關運渡。」從這三件史料來判斷，應在 10 月 27 或 28 日。

<sup>37</sup> 所謂的客軍係指山西軍民對中原大戰後退入山西的西北軍及其他部隊而言。見趙正楷編述，《徐永昌傳》（臺北：山西文獻社，民國 78 年 2 月），頁 208。

<sup>38</sup> 宋哲元口述，楊兆庚記錄，〈西北軍志略〉，《西北軍紀實》，頁 61。

陳是西北軍中少數的浙江人，中央遂請他斡旋宋哲元部的招降事宜。<sup>39</sup>

如果前述宋哲元口述其於洛陽、陝州時，中央曾先後對其招降無誤，陳琢如這三封電文則是在中央勸降無效之後。第一封電文 15 日發出，目的地是「潼關宋哲元」，按宋哲元 11 日退抵陝州，16 日抵潼關，此時應在陝州往潼關的路上。電文內容如下：

現在大勢已去，環境惡劣，我公此時似應見機立斷，保存團體，以免生靈塗炭。況琢晤蔣公，諄諄告慰，並有親函懇切之詞，既往不咎，斷無消滅之意。若迅速通電，表示服從中央，當有挽救之策，否則不可設法矣。我公應代官兵計，毅然決之，其他可請不必顧慮，馬（福祥）張（之江）兩公及何總監敬之（應欽）均云人格擔保，時機幸不可誤。葛雲龍師被困洛城，琢如刻已接洽妥協，委以十六師師長，賞洋十萬元，明日開始點驗。我公意決後，請即通電，並祈賜復為禱。<sup>40</sup>

第二封電文 17 日發出，此時宋哲元已退抵潼關，不知何故，目的地卻反而是「陝州宋哲元」。電文內容如下：

琢庚（8）日在鄭晤張督辦（之江）及馬雲老（福祥），深念我公苦力孤攝。惟大勢已去，新鄭張楚玉（維璽）部解除武裝者五萬餘人，吉（鴻昌）、張（印湘）、梁（冠英）等部反正者五萬餘人。蔣總司令愛惜我公，恐不明外間局勢，特派琢乘飛機來洛，並持親筆函件，請公見機立斷，不可猶豫，隊伍不必西退，對於我公將有良好辦法。不意琢到洛，已經西退，未及晤面。葛師在洛城，現已就十六師師長之職。今日琢同點驗委員到洛，預備明早東開，孫仿魯（連仲）公率四師之眾，現在河北，已派田鎮南到何總監敬之（應欽）處，接洽服從中央。現只餘我公所部，若欲固守，誠恐不能，因中央決不允一系占領陝甘。大勢如斯，我公此時毅然決之，即通電表示服從中央。此後各事，琢當為我公接洽完善，否則於事無補。琢因多年長官，言出至誠，何敢昧公。如蒙採納，請今晚琢在葛部專候電訊，以便進行。連去數電及音機所送何總監函，未悉收到否？祈示

<sup>39</sup> 陳森甫，《細說西北軍》，頁 483。

<sup>40</sup> 「鄭州陳琢如致潼關宋哲元刪電」（民國 19 年 10 月 15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閤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覆為禱。<sup>41</sup>

第三封電文 25 日發出，前一晚宋哲元才撤離潼關，因此這封電文沒有註明日的地。電文內容如下：

……茲聞潼關守兵已退，大勢去矣。我公前者既有和平主張，此時何不見機立斷。頃謁何主任（應欽），對於我公極為關心，並云我公若此時通電表示服從中央，所有軍隊仍可保留編制，即令前方制止進兵，一面請速派負責代表到靈寶，此間即派飛機前往迎接，商洽以後辦法。對於公家槍械兵工廠，尤宜妥為保存，以免國家損失。竊意中央希望大家早日結束，當以寬大為懷。日前蔣總司令面告琢如，對於西北軍隊，一視同仁，毫無芥蒂，似無顧慮。我公如毅然決之，官兵則少受痛苦，國家亦早日戡定。見電務請我公早日通電表示。<sup>42</sup>

這三封電文有一共同點，就是要宋哲元通電服從中央，派員商洽辦法。其實宋哲元早在 10 月 7 日駐守洛陽時，即有意求和，<sup>43</sup> 15 日並與鹿鍾麟、劉郁芬聯名通電靜候中央公平措置；<sup>44</sup> 23 日又與劉郁芬聯名致電蔣中正停止豫西軍事，靜候中央處置，並派西北軍代表李旻接洽。<sup>45</sup> 雙方的差距在宋哲元要中央先停止軍事行動，並派西北軍正式代表接洽；中央則要宋哲元通電服從中央，派個人代表商洽善後辦法。對宋哲元而言，中央的條件無異是要他簽「城下之盟」<sup>46</sup>，因此他只有選擇相應不理一途。就當時國內的情形而言，除少數

<sup>41</sup> 「洛陽陳琢如致陝州宋哲元篠申電」（民國 19 年 10 月 17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42</sup> 「鄭州陳琢如致劉郁芬宋哲元有西電」（民國 19 年 10 月 25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43</sup> 「洛陽宋哲元致馮治安虞午電」（民國 19 年 10 月 7 日）云：「魚亥電悉，和平甚好，望將大要情形電告為要，此復。」見〈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44</sup> 「焦作鹿鍾麟劉郁芬宋哲元刪日通電」（民國 19 年 10 月 15 日），〈各方往來電文—馮方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7M。

<sup>45</sup> 「西安劉郁芬宋哲元致蔣中正漾電」（民國 19 年 10 月 23 日），〈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劉郁芬部往來電文〉，《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29M。

<sup>46</sup> 「南皓致西安劉郁芬馬電」（民國 19 年 10 月 21 日），〈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劉郁芬部往來電文〉，《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29M。

地方割據狀態依然未能剷除外，蔣中正已深刻體認到南方共產黨作亂日趨嚴重，終將成為心腹之患。<sup>47</sup> 因此本著寬大處理的方針，將黃河以北軍事善後事宜，交由新任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處理，使得宋哲元有再度興起的機會。

### 叁、入晉西北軍之兩階段整編

#### 一、初步整編

宋哲元輾轉到達晉南時，張自忠、鮑剛、張人傑、張遂印、童玉振等零星部隊已由豫北進入晉城一帶，劉汝明、魏鳳樓、韓多峰等殘部亦由豫西渡河經垣曲進入運城一帶。這批殘餘的西北軍，當時散駐晉南各地就食，群龍無首，互不相屬，淒慘異常。

入晉西北軍之總數，有謂多達 10 餘萬眾，有謂約有 9 萬之眾，有謂約 3、4 萬之眾。<sup>48</sup> 如果以 1931 年 2、3 月間整編點驗成軍後之官兵總數 38,771 人，加上裁去官佐千餘人、士兵 6 千餘人，<sup>49</sup> 入晉西北軍人數應以 4 萬餘人較為可

<sup>47</sup>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臺北：國史館，民國 94 年 8 月），頁 12。

<sup>48</sup> (1) 郭貴瑄等，〈宋哲元將軍事略〉，《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下冊，頁 1226，謂「國民軍現有十餘萬」，此說應是引〈西北軍志略〉宋哲元謂「國民軍現尚有十餘師」之誤。(2)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 18；陳世松等，《宋哲元傳》，頁 94；兩書均採 1930 年 12 月 18 日龐炳勳在天津對新聞記者談話之數字，謂西北軍約有九萬之眾。宋哲元部 3 師約 16,000 人，孫良誠部 4 師約 24,000 人，龐炳勳部約 13,000 人，劉汝明部約 8,000 人，過之綱部約 15,000 人，高桂滋部約 6,000 人，張人傑部約 4、5 千人，張自忠部數千人。(3) 《劉汝明回憶錄》，頁 110 謂約 3、4 萬人。宋哲元部不足千人，劉汝明部連韓多峰、魏鳳樓部約 8,000 人，過之綱部約 15,000 人，高桂滋部約 6,000 人，張人傑新兵師約 4、5 千人，張自忠部數千人。與前者的差異在宋哲元部 3 師約 16,000 人，孫良誠部 4 師約 24,000 人，再扣掉非西北軍系的龐炳勳部約 13,000 人，高桂滋部約 6,000 人，則兩者數字已差距不大。

<sup>49</sup> 「運城宋哲元致瀋陽張學良江電」（民國 20 年 2 月 3 日）、「太原楊兆庚致曲沃張价人（維藩）張自忠馮仰之（治安）歌電」（民國 20 年 3 月 5 日）、「太原宋哲元致瀋陽秦紹文（德純）蒸電」（民國 20 年 3 月 10 日）、「太原宋哲元致瀋陽秦德純覃電」（民國 20 年 3 月 13 日），以上四電均見〈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靠。

宋哲元進入山西後，面對西北軍的慘況，一度有意解甲歸田，但整體的環境並不容許他消極以對，反而需要他積極的收集舊部，接洽中央改編。就收集舊部而言，時任宋哲元顧問的張文穆道出其中關鍵：「宋曾對筆者說：我本擬解甲歸田，從此不再問政治，只因孫殿英在晉南欲乘危吸收本軍的零星部隊，我為維護團體起見，不得不出而收集舊部，接洽改編。」<sup>50</sup>

爲了要收集舊部，宋哲元首先將直屬的田春芳、趙登禹師<sup>51</sup> 稍事整頓，隨即於 10 月 30 日親赴太原，面謁閻錫山、馮玉祥，決定善後辦法。<sup>52</sup> 初步將入晉西北軍整編爲兩軍，以宋哲元、孫良誠爲軍長，每軍月發晉鈔 16 萬元，以維持伙食。<sup>53</sup> 中原大戰時，孫良誠、宋哲元分任第二路、第四路總指揮，進入山西的西北軍以他們兩人資歷最高，此時由他們出任軍長，應屬合理。

入晉西北軍初步整編爲兩軍，見於宋哲元口述之〈西北軍志略〉，《閻檔》則指出兩軍共有十二師，<sup>54</sup>《張學良檔案》更明確的指出十二師共有三十五團。<sup>55</sup> 可惜查閱相關檔案均無十二師之編制，更遑論三十五團。目前所見，僅孫良誠所轄之六師，分別爲第一師湯傳聲師駐翼城，第二師鮑剛師駐浮山，第三師張人傑師駐翼城，第四師張遂印師駐絳縣，第五師童玉振師駐新絳，第六師張自

<sup>50</sup> 張文穆，〈駐晉國民軍改編經過〉，《中原大戰內幕》，頁 519。

<sup>51</sup> 宋哲元西退時所率之部隊為田春芳師及呂秀文軍長之一部，趙登禹師係隨劉汝明部支援宋哲元，10 月 17、18 日劉汝明部渡河退入垣曲，趙登禹師則繼續西退，終在潼關與宋部會合。

<sup>52</sup> 「太原宋哲元致永濟一帶張維藩董文富并速轉趙田師長呂軍長孫旅長世電」（民國 19 年 10 月 31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閻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53</sup> 宋哲元口述，楊兆庚記錄，〈西北軍志略〉，《西北軍紀實》，頁 63。

<sup>54</sup> 見「運城宋哲元致瀋陽張學良江電」（民國 20 年 2 月 3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閻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瀋陽張學良致太原張翼翹胡頤齡蒸機電」（民國 20 年 2 月 10 日），〈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張學良部往來電文〉，《閻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30M。

<sup>55</sup> 「張學良為商討晉綏善後辦法致蔣介石電」（12 月 24 日），收入遼寧省檔案館編，《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張學良與中原大戰》（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429。

忠師駐曲沃。<sup>56</sup> 其中湯傳聲原為宋哲元部；鮑剛原為方振武部，非西北軍嫡系；<sup>57</sup> 張遂印原為馮玉祥警衛隊；只有張人傑、童玉振、張自忠為孫良誠所屬部隊。

至於宋哲元所轄之六師為何，則未見記載。據零星史料可查證者，僅原為宋所轄之趙登禹師駐臨晉，王治邦師駐聞喜。<sup>58</sup> 再者，宋哲元於 12 月中旬啓程前往天津，與張學良接洽西北軍善後事宜前，曾致電參謀長張維藩云：「希轉致劉（汝明）、呂（秀文）、趙（登禹）、王（治邦）各軍師長，切實訓練隊伍。」<sup>59</sup> 由此一電文來推測，宋哲元所轄之另外四師應是劉汝明、呂秀文兩位軍長所屬之部隊。

持平而論，入晉西北軍慘敗之餘，士氣極為低落，此時即使初步整編成兩軍十二師，應該也是一鬆散的組織。

## 二、宋哲元接洽改編與出任軍長

前述中原大戰後期，中央曾透過多種管道勸降宋哲元，宋哲元相應不理，何以到了晉南後，卻又主動接洽中央改編？宋哲元於〈西北軍志略〉中並未說明，不過宋哲元最重要的智囊、時任總參議兼軍法處長的蕭振瀛明確指出，宋哲元投向中央是「認識了馮的軍閥本質」，因而改走「革命救國的道路」：

<sup>56</sup> 「晉城孫良誠致新絳童玉振張遂印鮑剛張自忠張人傑湯傳聲寒電」（民國 19 年 12 月 14 日）、「太原陳賁一張少雲致北平張伯平胡北風巧電」（民國 19 年 12 月 18 日），〈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良誠部往來電文〉，《閤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29M。

<sup>57</sup> 張人傑一般史料都說是方振武舊部，不過張人傑卻說他原為石友三部，中原大戰後期，石友三再度投靠中央，張人傑則率部退入晉南。見「晉城張人傑致太原孫良誠敬電」（民國 19 年 11 月 24 日），〈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良誠部往來電文〉，國史館藏，《閤檔》，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29M。

<sup>58</sup> 「運城張維藩致太原宋哲元微電」（民國 19 年 12 月 5 日）、「運城張維藩致太原宋哲元微電」（民國 19 年 12 月 5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閤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又王治邦係於 1930 年 11 月 1 日升任師長。見「永濟一帶劉汝明致太原馮玉祥東電」（民國 19 年 11 月 1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閤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59</sup> 「太原宋哲元致運城張維藩刪亥電」（民國 19 年 12 月 15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閤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與宋晤於山西大飯店，……余曰：「吾等救國之志未達，何談解甲歸田耶？今應思昨日之非，定明日之計。」宋曰：「我等錯誤跟隨馮到如是地步，隊伍已潰散，起義已晚，奈何！」對曰：「可邀集能合作的將領共建部隊，起義無早晚，今日起義是我等現在認識了馮的軍閥本質，而投向中央是為了走革命救國的道路。中央必然歡迎。」宋曰：「何人能來？如何進行？」對曰：「馮治安、張自忠、趙登禹、李文田、何基澧等均可應邀，同生共死；我去中央說明起義之誠，爭取收編。」<sup>60</sup>

蕭振瀛，字仙閣，吉林扶餘人。原任職於東北軍，1925年轉入西北軍李鳴鐘部。包臨道尹任內，以整治黃河河套及供應西北軍軍糧，成績卓越，聲譽鵲起。宋哲元為陝西省主席時，任西安市長。當時的西安是西北軍轄區內的首善之區，可見蕭振瀛的重要性。馮玉祥在西北清黨時，蕭以身兼軍法處長之職權，基於義憤和仁道，擅自釋放被捕的三千餘名青年，馮怒命宋哲元將蕭處決，蕭竟獲得宋哲元、馮治安、張自忠等人支持及西北軍元老聞承烈、張樹聲說項而作罷。馮、蕭從此結怨，宋、蕭卻成命運共同體。此後宋以蕭為心腹，蕭以宋為長兄，尤其是二十九軍成立後，蕭專主對外接洽事宜，宋哲元秘書長楊兆庚因而稱蕭為「二當家」。<sup>61</sup>

前引蕭振瀛昨非今是的說法，確已道出了宋哲元轉變的關鍵。11月11、14日，宋哲元先後接獲西北軍駐南京代表周煜坤於鄭州來電謂：「中央對公意甚誠摯」，並請派員赴鄭州接洽。<sup>62</sup>宋哲元隨即於14日當天電蕭振瀛：「現有要事，請弟速到太原，面談一切。」<sup>63</sup>25日宋哲元覆電周煜坤，已派蕭振瀛、陳正義前往鄭州，請協同進行。<sup>64</sup>28日，蕭、陳與周煜坤會合；30日，抵南

<sup>60</sup> 蕭振瀛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著，〈蕭振瀛回憶錄〉，《蕭振瀛先生紀念文集》，頁165。

<sup>61</sup> 張文穆，〈駐晉國民軍改編經過〉，《中原大戰內幕》，頁522。

<sup>62</sup> 「鄭州周煜坤致太原宋哲元真電」（民國19年11月11日）、「鄭州周煜坤致太原宋哲元寒電」（民國19年11月14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63</sup> 「太原宋哲元致順德石友三轉蕭振瀛寒電」（民國19年10月14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64</sup> 「太原宋哲元致鄭州周煜坤有電」（民國19年11月25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京，分別晉謁張之江及何應欽。因蔣中正赴上海謁見宋美齡母親宋太夫人，乃先掛號謁蔣。<sup>65</sup> 候數日，仍無消息。12 月 5 日，張之江參謀長黃建平致電宋哲元，謂張之江已委託何應欽、孔祥熙、邵元冲、馬福祥等人，向蔣中正委婉說明西北軍善後事宜。蔣以北方軍政善後已委張學良負責辦理，一時難以變更。因而建議宋哲元派賦居天津之西北軍前敵總司令部參謀長熊斌、前北平市長何其鞏向張學良接洽。<sup>66</sup> 10 日，先前曾勸降宋哲元之陳琢如亦來電持同一看法。<sup>67</sup>

蕭振瀛南京行雖然沒有見到蔣中正，不過當他輾轉得到蔣的指示後，遂立即於 12 月 13 日赴滬轉津，嘗試與張學良接洽。<sup>68</sup>

原來就在蕭振瀛等進京接洽的同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於 11 月 12 日召開三屆四中全會，並邀張學良晉京，籌商北方軍事善後事宜。有關北方軍事善後事宜，早在 6 月 12 日蔣中正致中央派赴東北之代表吳鐵城電中，即曾表示以北方政治委託張學良。<sup>69</sup> 濟南收復後，蔣於 8 月 21 日到濟南召集旅長以上將領慰問，亦曾指示第一軍團暫不渡過黃河。<sup>70</sup> 10 月 26 日，孫連仲確定歸順中央之同時，蔣曾電何應欽云：「對孫連仲可先言明，其部隊在河北岸，則中央委任之後，仍須歸張漢卿之節制指揮；以河北軍事，中央有明令，皆歸張節制也。」<sup>71</sup> 因此，蔣藉三屆四中全會召開之際，於 11 月 13 日召見張

<sup>65</sup> 「鄭州周煜坤致太原宋哲元勸電」(民國 19 年 11 月 28 日)、「南京丁春膏陳正義周煜坤蕭振瀛致太原宋哲元東電」(民國 19 年 12 月 1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閩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蕭振瀛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著，〈蕭振瀛回憶錄〉，《蕭振瀛先生紀念文集》，頁 166。

<sup>66</sup> 「南京黃建平致太原宋哲元孫良誠龐炳勳微電」(民國 19 年 12 月 5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閩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67</sup> 「南京陳琢如致太原宋哲元灰電」(民國 19 年 12 月 10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閩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68</sup> 「南京蕭振瀛周煜坤致太原宋哲元元電」(民國 19 年 12 月 13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閩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69</sup> 周琇環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8》(臺北：國史館，2003 年 12 月)，頁 234，民國 19 年 6 月 13 日條。

<sup>70</sup> 《萬耀煌將軍日記》，上冊(臺北：湖北文獻社，民國 67 年 7 月)，頁 41。

<sup>71</sup> 「蔣中正致何應欽宵午電」(民國 19 年 10 月 26 日)，〈民國 19 年 10 月到民國 19 年 10 月(二)〉，特交文卷—親批文件，《蔣中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70100014023。

學良，重申北方軍事善後原則由中央決定，而以全權交其處置，中央不加干涉。<sup>72</sup>

12月4日，張學良返抵天津，11日先約談晉軍將領商震、徐永昌，13日接見剛抵達天津之宋哲元軍事顧問門致中、劉子誠及熊斌、何其鞏。<sup>73</sup>稍後，蕭振瀛則透過東北元老莫德惠、劉哲、張振鷺、王樹翰及舊友鮑毓麟、萬福麟等的安排，晉謁張學良。<sup>74</sup>15日張學良先電邀宋哲元、龐炳勳、張自忠來津洽商。<sup>75</sup>宋哲元隨即率總參議秦德純、秘書長楊兆庚、軍需處長胡維周，於17日抵達天津，18日晉謁張學良，報告軍隊情形，並議商改編原則。<sup>76</sup>孫良誠則是17日始接獲張學良電邀。

從張學良電邀西北軍將領的順序，似乎已透露其中的端倪。首先邀請的三位，宋哲元一向被視為入晉西北軍的最高代表，也是初步整編為兩個軍的軍長之一；龐炳勳屬國民三軍系統，中原大戰時雖任西北軍第三路總指揮，但當局勢不利時即率所屬自動經豫北退入晉南，所部萬餘人，實力依舊；最值得注意的是張自忠。以入晉西北軍初步整編成兩軍十二師來說，張自忠只是其中十二位師長之一，張學良此時何以先越過軍長孫良誠，而直接電邀張自忠？時任宋哲元顧問的張文穆說道：

……（張自忠）一時擁護誰（宋哲元或孫良誠）頗難決定。為此張自忠特親赴天津……找老長官石敬亭商議。石對張自忠說：「宋老成可依，孫輕佻難與共事。」宋曾對筆者說：「這次張自忠率部歸附，全係筱山（石敬亭）大哥之力。」同時張自忠在天津還就此事請教過鹿鍾麟。鹿也對張說「可與宋共事」。於是張自忠決意擁宋。<sup>77</sup>

時任馮玉祥衛隊旅旅長的劉振三則說：

<sup>72</sup> 周琬環編註，《事略稿本9》，頁128，民國19年11月13日條。

<sup>73</sup> 「運城張維藩致太原宋哲元刪未電」（民國19年12月15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74</sup> 蕭振瀛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著，〈蕭振瀛回憶錄〉，《蕭振瀛先生紀念文集》，頁167。

<sup>75</sup>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529。

<sup>76</sup> 「天津宋哲元致運城黃建平巧電」（民國19年12月18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77</sup> 張文穆，〈駐晉國民軍改編經過〉，《中原大戰內幕》，頁519。

……（張學良）預備把晉南所有西北軍的殘局交給張自忠來收拾。……張就找石先生商量……。石敬亭先生就對張將軍說：「這個爛攤子，蓋臣（張自忠）你弄不了。因為第一，劉子亮（汝明）他的力量大，他的資格比你老，還有一個孫良誠。」……石先生最為知人，他對張將軍說：「你明天再去見張學良，要他把宋明軒（哲元）找來，負責西北軍這個爛攤子，我看只有宋明軒纔堪勝任，別人負不起這麼重大的責任。……」<sup>78</sup>

這兩段回憶文章，難免有些與史實有所出入，不過有一共同點，就是賦居天津的原西北軍總參謀長石敬亭明確的建議張自忠擁護宋哲元。就現有史料來分析，張學良之所以先電邀張自忠，是他有意將整編入晉西北軍的重任交由宋哲元負責，而張自忠師是孫良誠所轄六師中實力較完整者。因此張自忠之支持與否，遂成其中的關鍵。也就是說，先邀請張自忠，應是徵詢他對宋哲元出任軍長的態度。再者從 12 月 22 日張學良二度召見張自忠後，張自忠即先行返回晉南；以及孫良誠「來津積極進行，但不得要領」<sup>79</sup>，亦可間接證明張學良已屬意將整編入晉西北軍的重任交由宋哲元負責。

宋哲元之所以能出任軍長，固然是由於他積極的收集舊部以及幾位智囊的得力奔走和張自忠關鍵時刻的擁護，不過蔣中正和張學良對宋哲元的評價亦不容忽視；蔣認為他「是一個單純的軍人性格，政治上的花樣比較少」，又「是一個守本分的人」；<sup>80</sup> 張則認為他「忠誠可信」<sup>81</sup>。因此 12 月 18 日至 24 日，張學良分批召見宋哲元、孫良誠、龐炳勳、張自忠等將領後，遂議定軍隊縮編方案。<sup>82</sup> 25 日，張學良將此一方案電呈蔣中正云：

宋哲元、孫良誠兩部，據表報尚有十二師，合卅五個團，人數雖未

<sup>78</sup> 劉振三，〈從廿九軍的起源說到宋明軒先生的為人〉，《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下冊，頁 1080。

<sup>79</sup> 「運城黃中漢致太原謝存岡敬電」（民國 19 年 12 月 24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80</sup> 蔣中正對宋哲元的評語，查閱《蔣檔》事略稿本、籌筆，尚未發現。此處見李世軍，〈宋哲元和蔣介石關係的始末〉，《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 4 輯，轉引自陳世松等，《宋哲元傳》，頁 97-98。

<sup>81</sup> 「天津丁春膏致太原蕭仙閣（振瀛）馬電」（民國 20 年 2 月 21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82</sup>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上冊，頁 532。

必可靠，為數當亦不少，亦應極力裁減。擬縮編為步兵一軍，計兩師，每師兩旅，每旅兩團。擬委宋哲元為軍長，並責令負責改編。其龐炳勳一部，擬改編一師，委龐炳勳為師長，直接隸屬於良。<sup>83</sup>

同日，蔣中正覆電云：「縮編辦法，弟甚贊成，請即照辦。」<sup>84</sup> 1931年1月16日，陸海空軍總、副司令蔣中正、張學良聯銜通電，正式任命宋哲元為陸軍第三軍軍長。<sup>85</sup>

### 三、再度整編

宋哲元獲任陸軍第三軍軍長後，旋即於1931年1月19日，由北平返回太原，31日，由太原返抵晉南運城，沿途編制各部。2月3日，宋哲元電張學良報告改編原則：原共十二師暫縮編為十二團，編成兩師，每師三旅，每旅兩團，

<sup>83</sup> 「張學良為商討晉綏善後辦法致蔣介石電」(12月24日)，收入《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張學良與中原大戰》(下)，頁429；周琇環編註，《事略稿本9》，頁224，民國19年12月25日條。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18則謂：「24日，軍隊改編辦法已大體決定，其要點為：……西北軍縮編為一個軍，轄三個師，由宋哲元任軍長，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任師長。龐炳勳、孫殿英兩部各編為一師，歸宋指揮；孫良誠另有任命。這項整編計畫呈報中央後，略有變動。關於西北軍方面，中央核減一師，只准改編為一個軍兩個師……，龐炳勳、孫殿英兩部編為陸軍步兵第一、二師。」按此一方案為24日張學良宣布西北軍改編為一個軍兩個師時，宋哲元所提之折衷方案。「宋一再要求，國民軍現尚有十餘師之眾，如此裁減，萬分困難，擬多設一師。亦未邀准。」見宋哲元口述、楊兆庚記錄，〈西北軍志略〉，《西北軍紀實》，頁63。

<sup>84</sup> 「蔣介石為西北軍縮編事復張學良電」(12月25日)，《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張學良與中原大戰》(下)，頁455；周琇環編註，《事略稿本9》，頁225，民國19年12月25日條。

<sup>85</sup> 「蔣介石張學良任命晉軍西北軍領導人通電」(1月16日)，《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張學良與中原大戰》(下)，頁498；周琇環編註，《事略稿本9》，頁455-456，民國20年1月16日條；「運城宋哲元致南京蔣介石瀋陽張學良江電」(民國20年2月3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以上三種檔案，無論是蔣中正、張學良聯銜通電或宋哲元就職通電，均作宋哲元就任的是「陸軍第三軍」。論者有謂宋哲元的第三軍番號，是按東北軍的序列編排，東北軍原已編有東北邊防軍第一、第二兩軍，所以改編的西北軍列為第三軍。後世學者竟有謂宋哲元的第三軍是「東北邊防軍第三軍」，若以前述三種檔案及張學良陸海空軍副司令職銜言，稱「東北邊防軍第三軍」，可能有待商榷。

並請發表馮治安、張自忠爲師長，以及各師番號。<sup>86</sup> 惟此一方案與先前中央核准每師兩旅之原案不同，爲此張學良先是於 10 日復電宋哲元，「以此種編制僅可作爲過渡辦法，不能即認爲改編完了。」理由是「因事關通案，恐對該軍一有特例，他方即將引爲口實。」<sup>87</sup> 耐人尋味的是 11 日張學良再電宋哲元卻說：「此種意思可認爲由兄臨時主持，弟不與聞，對外亦不必宣布。」<sup>88</sup> 此舉無異形同默許每師三旅制，如此一來與原先宋哲元一再要求的三師兩旅制，已相差無幾。唯一的差別是少設一位師長，只得將資歷較深的劉汝明調升爲副軍長。這也就是二十九軍每師有三個旅的由來。

宋哲元之所以整編成每師三旅，實因入晉西北軍人數眾多，即使編成三旅，依舊容納不下。在定額有限的情況下，所有旅團長均以從前之師長任之，營長均以從前之旅團長任之，連排長均以從前之營長任之。也就是說，各級官長比以前皆降兩級留用。此外，還有甘軍馬步青一旅，以及第一軍官教導團（駐汾陽）、第二軍官教導團（駐運城）、殘廢軍人工廠、修械所、無線電臺等官兵約六千餘人，不在編制內，卻須從餉額中勻配。<sup>89</sup> 可見改編之過程，困難重重，幸賴全體官兵共體時艱，不計名分，因而得以保留此一西北軍遺脈。

當然改編期間也曾遇到些許波折，例如發布宋哲元出任軍長、孫良誠改任東北軍參議後，孫良誠所屬第二路總部部分人員，不願接受整編，「破壞團體，擾亂軍心」。<sup>90</sup> 再者，入晉西北軍以過之綱所部人數最多，但整編後竟沒有他的職位，過之綱失望之餘，遠走北平。<sup>91</sup>

<sup>86</sup> 「運城宋哲元致瀋陽張學良江電」（民國 20 年 2 月 3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87</sup> 「瀋陽張學良致太原戴翼翹胡頤齡蒸機電」（民國 20 年 2 月 10 日），〈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張學良部往來電文〉，《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30M。

<sup>88</sup> 「瀋陽張學良致運城宋哲元軫機電」（民國 20 年 2 月 11 日），〈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張學良部往來電文〉，《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30M。

<sup>89</sup> 宋哲元口述，楊兆庚記錄，〈西北軍志略〉，《西北軍紀實》，頁 64。

<sup>90</sup> 「運城湯傳聲致天津宋哲元佳電」（民國 20 年 1 月 9 日），「翼城戴彙義致天津孫良誠灰電」（民國 20 年 1 月 10 日），〈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良誠部往來電文〉，《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29M。

<sup>91</sup>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頁 111。按過之綱部係新招募之兵員，此次改編因定額



1931年2月3日，宋哲元於晉南運城駐地就陸軍第三軍軍長職。<sup>92</sup> 6月，中央整編全國陸軍，正式改編宋哲元所轄陸軍第三軍為陸軍第二十九軍。其編制及駐地如下：

陸軍第二十九軍軍長	宋哲元	駐運城
副軍長	劉汝明	呂秀文
參謀長	張維藩	
總參議	蕭振瀛	秦德純
第三十七師師長	馮治安	駐運城
副師長	田春芳	張允榮
參謀長	黃維城	
第109旅旅長	趙登禹	駐運城
第110旅旅長	王治邦	駐聞喜
第111旅旅長	李金田	駐解縣
第三十八師師長	張自忠	駐曲沃
副師長	賈自溫	鮑剛
參謀長	張克俠	
第112旅旅長	張自忠（兼）	駐曲沃
第113旅旅長	張春第	駐新絳
第114旅旅長	張人傑	駐翼城

此一編制表係比對《閻檔》、宋哲元口述〈西北軍志略〉、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和陳森甫《細說西北軍》等多種資料而成。就編制表來分析：

兩位副軍長：劉汝明、呂秀文中原大戰期間都擔任軍長，戰後率部退入晉南，其中劉汝明部係僅次於張自忠之部隊，此次整編宋哲元原擬以劉汝明出任師長，惜中央僅核准兩師，在實力與資歷的考量下，將劉汝明部單獨編成一旅，劉則調任副軍長；呂秀文因所部人數較少，整編時與趙登禹部合編成旅，呂也因資歷較高而調任副軍長。參謀長：張維藩北伐期間即擔任宋哲元第二集團軍第四方面軍參謀長，中原大戰前夕再度出任宋哲元參謀長，戰後在運城協助收集舊部，面對「候消息，定去留」，曾「抑鬱牢騷」，為此楊兆庚曾以「運城破鞋甚多，何不尋一隻以取樂耶？」<sup>93</sup> 勸其苦中作樂。宋哲元赴天津接洽改編期

---

有限，因此大部分新兵均予以遣散。

<sup>92</sup> 「運城宋哲元致南京蔣介石瀋陽張學良江電」（民國20年2月3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閻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93</sup> 「太原楊兆庚致運城張維藩魚電」（民國19年12月6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

間（1930.12.17-1931.01.19），張曾請假長達一閱月，參謀長一職由張之江參謀長黃建平代理。<sup>94</sup> 接洽改編結束，張維藩亦隨宋哲元由北平返回晉南運城，依舊擔任參謀長。

兩位師長：馮治安原為宋哲元部之軍長，戰時因支援張維璽第一路軍，於新鄭被繳械，隻身赴天津。此次改編因馮治安係宋哲元舊部，且與宋哲元嫡系部隊之趙登禹、王治邦關係良好，因而出任師長。<sup>95</sup> 張自忠戰時即擔任師長，此次改編因實力較大，因此依舊擔任師長，副師長賈自溫、參謀長張克俠亦均留任。

六位旅長：第 109 旅係改編趙登禹部與呂秀文部而成，旅長由趙登禹擔任。第 110 旅係改編田春芳、王治邦和湯傳聲等三部而成，旅長由王治邦擔任，田春芳、湯傳聲以資歷關係，分別擔任副師長和團長。論者有謂第 110 旅旅長為鮑剛，<sup>96</sup> 究其實，此次改編前夕，鮑剛與張人傑即聯名電宋哲元，以「職等兩師官兵，一線作戰，同舟日久，彼此感情融洽……，懇請鈞座將其編併一部，俾便統馭。」<sup>97</sup> 宋哲元乃將鮑剛調充張自忠師副師長，鮑剛部併歸張人傑部，編為一旅。<sup>98</sup> 第 111 旅直接由劉汝明部改編而成，旅長為李金田，兩位團長分別為胡光棲、李鳳華。<sup>99</sup> 第 112 旅係改編童玉振部與張遂印部而成，旅長先由童玉振出任，因童「刁滑奸險，決不可用」，乃趁童赴天津之機，奪其兵柄，改由師長張自忠兼任。<sup>100</sup> 這也就是直至 1936 年張自忠仍兼任旅長之由來。至

---

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94</sup> 「太原楊兆庚致運城張維藩寒電」（民國 19 年 12 月 14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95</sup> 張文穆，〈駐晉國民軍改編經過〉，《中原大戰內幕》，頁 523。

<sup>96</sup>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 19；陳森甫，《細說西北軍》，頁 485。

<sup>97</sup> 「翼城鮑剛張人傑致太原宋哲元東電」（民國 20 年 2 月 1 日），〈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98</sup> 「太原宋哲元致翼城張人傑皓電」、「太原宋哲元致曲沃張自忠皓西電」、「太原宋哲元致運城張維藩皓西電」（民國 20 年 2 月 19 日），以上三電均見〈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99</sup> 「太原宋哲元致解縣劉汝明皓戌電」（民國 20 年 2 月 19 日）、「太原宋哲元致運城張維藩魚電」（民國 20 年 3 月 6 日）、「解縣劉汝明致太原宋哲元養電」（民國 20 年 3 月 22 日），以上三電均見〈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閭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100</sup> 「太原馮治安致天津宋哲元虞未電」（民國 20 年 4 月 7 日）、「運城張自忠致天津林

於張遂印，則因「剋扣軍費」，被處極刑。<sup>101</sup> 第 113 旅直接由張自忠部改編而成，旅長為張春第，兩位團長分別為佟澤光、黃維綱。第 114 旅即前述由鮑剛與張人傑兩部改編而成，旅長由張人傑擔任。

綜上所析，可以明顯的看出，此次改編是實力與資歷的綜合體。以十二師縮編成十二團為例，張自忠師因實力較大，改編後單獨成旅，張自忠且出任師長；湯傳聲師因人數少且資歷淺，直接改編成團且僅獲團長職務。

## 肆、結 論

中原大戰勝負底定之際，中央爲了要將西北軍化整爲零，曾提出絕不贊同西北軍由鹿鍾麟負責，不得要求以陝甘寧爲其地盤，不得再有西北軍團體，唯有擁護中央一途的「三不一有」政策。因此，當中央獲悉宋哲元部已退至陝州，深恐重蹈 1929 年西北軍退回陝甘根據地再次稱兵之覆轍，採用剿撫兼施策略，一方面派大軍追擊，另一方面則用各種方式勸其歸順中央。然而世事的演變，卻往往出人意表。就在中央全力應付宋哲元之際，豫北的西北軍卻在孫連仲的率領下，投效中央，而宋哲元則走上相應不理之途。

宋哲元何以不願歸順中央？透過《閤檔》〈各方往來文電〉所保存的原始史料可知，其實宋哲元並非無意求和，他提出的條件是中央先停止軍事行動，並派西北軍正式代表接洽；中央則要他先通電服從中央，並派個人代表商洽善後辦法。對宋哲元而言，他試圖爭取有尊嚴的和平，然而中央的條件則無異要他簽「城下之盟」，因此他只有選擇相應不理一途。再就當時國內局勢言，蔣中正已深感南方共產黨問題日益嚴重，因此本著寬大處理的方針，將黃河以北軍事善後事宜，交由新任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處理，使得宋哲元有再度興起的機會。

---

世則轉宋哲元齊電」(民國 20 年 4 月 8 日)、「北平宋哲元致曲沃張自忠養電」(民國 20 年 4 月 22 日)，以上三電均見〈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閤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sup>101</sup> 「太原宋哲元致瀋陽張學良宥電」(民國 20 年 3 月 26 日)、「宋哲元致其所部感電」(民國 20 年 3 月 27 日)，以上二電均見〈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閤檔》，國史館藏，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宋哲元退入山西後，面對西北軍的慘況，一度有意解甲歸田，但身為入晉西北軍最高代表及責任感之驅使，他並沒有消極以對，反而積極的收集舊部，接洽中央改編。鑒於內戰之慘烈，此時他以「本軍之槍口誓不向內」<sup>102</sup>明志，也就是說，此後他將揚棄馮玉祥勇於發動內戰的路線，不再為人做內戰的工具，唯有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經由幾位得力智囊的積極奔走，宋哲元親赴天津接洽改編，以及張自忠關鍵時刻的擁護，終獲中央任命為陸軍第三軍軍長。

入晉西北軍初步整編為兩軍十二師，雖然目前只能查證八師之編制及駐地，不過卻可以依此線索查出再度整編之脈絡。宋哲元獲任陸軍第三軍軍長後，奉命將入晉西北軍縮編為一軍兩師四旅制。由於人數眾多，員額有限，宋哲元參考各部實力與資歷，縮編成一軍兩師六旅制，且副軍長、副師長均有兩名員額，明顯的編制與中央規定者不符，誠如宋哲元所說，其目的在「延統系而維團體」。<sup>103</sup>也就是因為宋哲元這段時間的「苦心毅力」，二十九軍才得以在 1933 年進入察哈爾後迅速擴編，並於抵禦外侮上綻放光芒，留名青史。

---

<sup>102</sup> 《北京實報》，1931 年 8 月 22 日，轉引自馬先陣主編，《西北軍將領》（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8；〈第二十九軍華北抗日戰鬥經過〉，《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上冊，頁 363。

<sup>103</sup> 宋哲元口述，楊兆庚記錄，〈西北軍志略〉，《西北軍紀實》，頁 64。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彙編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籌筆一統一時期〉。

〈革命文獻—討伐閻馮〉。

〈特交文卷—親批文件〉。

〈事略稿本〉，第8冊（民國19年）。臺北：國史館，2003年12月。

〈事略稿本〉，第9冊（民國19年）。臺北：國史館，2004年12月。

《閻錫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各方往來電文—宋哲元部往來電文錄存〉，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4M。

〈各方往來電文—馮（玉祥）方往來電文錄存〉，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57M。

〈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良誠部往來電文〉，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29M。

〈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孫連仲部往來電文〉，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29M。

〈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張學良部往來電文〉，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30M。

〈各方往來電文—雜派往來電文錄存—劉郁芬部往來電文〉，微捲入藏登錄號131000007719M。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

陳訓正編，《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臺北：出版者不詳，民國41年。

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臺北：湖北文獻社，民國67年7月。

遼寧省檔案館編，《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張學良與中原大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 二、回憶錄、訪談錄

-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民國 94 年 6 月。
-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臺北：國史館，民國 94 年 8 月。
- 宋哲元口述，楊兆庚記錄，〈西北軍志略〉，收入《西北軍紀實》。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78 年 7 月。
- 孫湘德、宋景憲主編，《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4 年 7 月。
- 徐永昌，沈雲龍、趙正楷校註，《徐永昌將軍求己齋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8 年 8 月。
- 秦德純，《秦德純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56 年 1 月。
- 趙政民主編，《中原大戰內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4 月。
-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55 年 8 月。
- 蕭振瀛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著，〈蕭振瀛回憶錄〉，《蕭振瀛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世界書局，民國 79 年 9 月。

## 三、期刊

- 《東方雜誌》，第 27 卷第 24 號（民國 19 年 12 月）。
- 《傳記文學》，第 31 卷第 3 期（民國 66 年 9 月）。

## 四、專著、論文

-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62 年 9 月。
- 陳森甫，《細說西北軍》。臺北：德華出版社，民國 66 年 11 月。
- 趙正楷編述，《徐永昌傳》。臺北：山西文獻社，民國 78 年 2 月。
- 陳世松主編，《宋哲元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 年 12 月。
- 呂偉俊等，《宋哲元》。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 年 5 月。
- 陳世松等，《宋哲元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 7 月。
- 馬先陣主編，《西北軍將領》。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 張家駒，《模範軍閥：馮玉祥》。臺北：萬象圖書公司，1996 年 7 月。
- 何智霖，〈1930 年孫連仲投效中央史事新探〉，《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1 期（2007 年 3 月）。